

基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 英语书面表达研究综述

吕亚亚

宁夏师范学院, 宁夏 固原

收稿日期: 2022年8月2日; 录用日期: 2022年8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2年9月6日

摘要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自建设到正式发布以来, 关于量表的各种研究层出不穷, 国内目前对量表的研究正处于上升阶段。就量表与英语书面表达的相关研究而言, 大致包括四类: 书面表达能力量表的建设研究及构念界定研究, 书面表达能力量表的效度验证研究、基于书面表达能力量表进行英语写作能力现状调查、书面表达能力量表与英语学习、教学及测试的研究。

关键词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书面表达能力量表, 英语书面表达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Written English Expression Based on 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Yaya Lyu

Ningxia Normal University, Guyuan Ningxia

Received: Aug. 2nd, 2022; accepted: Aug. 30th, 2022; published: Sep. 6th, 2022

Abstract

Sinc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CSE) and its official release, various studies on the scale have emerged endlessly.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CSE is on the rise in China. In terms of related research of CSE and English written expression, which can roughly include four typ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ale of written expression and construction of writing definition,

the validity verification on the scale of written expression, based on the scale of written expression to investigate student's English writing ability, the research on the scale of written expression and English learning, teaching, and testing.

Keywords

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The Scale of Written Expression, English Written Expressio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前言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CSE)) (以下简称《量表》)于2014年10月启动建设,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2018年2月12日正式发布,并于2018年6月1日开始实施。全表由7部分构成:量表使用范围介绍,相关术语及定义,能力等级,能力描述框架,能力总表,分项能力表,自我评价量表。《量表》的描述语全部采用“能做”结构形式,参照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中的认知动词区分认知的不同级别,借助认知动词区分描述语的难易程度,实现描述语分级,描述语主要包括做什么、做得怎样、在什么情况下做三部分(刘建达,2019) [1]。书面表达能力量表作为《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分技能量表之一,是评价各阶段英语学习者书面表达能力的重要指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本文就国内基于《量表》的英语书面表达研究进行综述,为《量表》与英语书面表达方面的相关研究提供综述性的参考。

2. 国内基于《量表》的英语书面表达相关研究

1) 书面表达能力量表的建设研究及构念界定研究

就英语书面表达能力量表的建设而言,袁友芹等(2017)将我国的英语培养目标与《欧框》进行对比分析找出二者写作描述语对接口,基本验证了《欧框》能够在中国建模实验修订后使用,由于《欧框》描述语难度系数高于中国语言学习者能力水平,我国语法、拼写、词汇主成分只能对接到《欧框》中高级或中级以下水平上,袁友芹等人认为可以根据中国国情对《欧框》描述语进一步降级修正,经信度与效度检验后“对接”到我国英语笔头输出能力量表中作为目标描述语[2]。此研究为《欧框》“对接”我国英语书面表达能力量表研制提供了思路。潘鸣威(2017)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文本类型视角,提出了写作《量表》中典型写作活动的选取步骤和注意事项,并以写信/电邮和(文学)创作两种典型写作活动为例加以阐述,为英语书面表达能力量表描述语的研制提供新的视角[3]。邓杰、邓华(2017)基于写作认知活动视角,构建写作认知模型和写作认知框架,并将该模型和框架运用于写作《量表》策略的描述语撰写之中,该研究为英语书面表达量表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4]。

就英语书面表达能力的相关构念界定而言,邹绍艳 潘鸣威(2018)通过回顾社会认知模式视域下的写作认知过程相关理论以及交际语言能力视域下的写作能力理论,并分别讨论了两种视域下的写作能力观对于界定CSE写作能力构念的启示和局限性。在此基础上,确定了CSE英语书面表达能力构念的操作性定义:在特定环境中,为特定读者群,以达到书面交际为目标,调用组构、语用、文本类型等知识,并且运用写作策略进行意义生成、构建或整合的能力[5]。此定义不但关注到了书面表达的情境和读者,而

且也考虑到了书面表达的文本生成过程及结果，同时也涉及到了英语书面表达的最终目的，即交际，属于较为全面的定义。

2) 英语书面表达能力量表的效度验证研究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作为我国第一个英语能力等级评估标准，研制组对量表的信效度十分重视，在量表的研制过程中对描述语进行了精挑细选，后续对各个分技能量表进行了效度验证。项目组邀请全国 120 多名英语教育专家及博士生分成不同小组多次对描述语查重筛选，精心打磨，从最初收集的 10 多万条描述语精简到最后参与实证调研的近 5 千条描述语，量表与量表之间、描述语与描述语之间都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重复(刘建达，彭川，2017) [6]。学者们对英语书面表达能力量表同样进行了效度验证和修改，邓华，邓杰，张文星(2021)基于《量表》研制阶段收集的定性和定量数据，对书面表达能力量表从内容、分类和定级 3 个维度进行了效度验证。结果表明，书面表达能力量表描述语内容全面、典型，分类合理，描述语拟合度较好，总体上难度等级与专家判断基本一致，级别划分基本合理，但也有部分描述语存在一定问题。基于验证结果，写作项目组采取增加、删除、调整类别、调整级别、修改表述等方式对描述语进行了相应处理[7]。对书面表达能力量表效度的验证研究，提高了量表的科学性，表明书面表达能力量表可以运用到具体的实际研究中，后续的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对量表进行信效度的再次验证，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3) 基于英语书面表达能力量表的写作能力调查研究

基于《量表》进行的英语写作能力调查研究，研究内容多以调查学生达到了书面表达能力量表对应的那个级别为主，研究对象涉及高校至基础教育阶段。安维或，吴媛(2020)以最近发展区理论为指导，运用《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的有关写作表达能力描写参数框架，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究高职学生英语写作能力发展态势，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高职学生英语写作能力可在三级至四级区间，少部分学生写作能力可达到五级水平[8]。吕京(2021)以鄂尔多斯市某汉语授课普通高中 364 名高中二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问卷和访谈的方法对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该校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总体水平介于三级和四级之间[9]。万金香(2021)采用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通过问卷星平台对广东省某省属重点建设大学非英语专业大二、大三年级共 400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非英语专业学生现有的英语书面表达能力处于量表中的四级及以下水平，而量表中的四级只是高中生应达到的水平，所以整体而言，他们的书面表达能力还未达到大学二、三年级学生应有的水平[10]。通过文献阅读发现，基于《量表》的英语书面表达能力调查研究并不多，且调查内容单一，建议后续的研究可以将量表与英语写作教学大纲或各类英语考试写作评分标准相结合进行现状调查研究。

4) 英语书面表达能力量表与英语学习、教学及测试的研究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研制是为了将英语学习、教学和测试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促进三者的相互发展。有学者从量表的整体出发探讨了量表与英语学习、教学和测试的关系。得出结论，《量表》适用于英语测评(刘建达，2018) [11]，可供英语学习(刘建达，2017) [12]及教学参考(刘建达，2019) [1]。

英语书面表达能力量表对英语书面表达学习、教学及测试同样具有促进作用。何琼，肖杨田(2019)主要聚焦于 CSE 量表在教学领域的应用，从制定教学大纲、指导教学过程和提供教学反馈三方面以 CSE 写作能力量表为例探讨了量表在教学目标确立、写作任务设计、写作过程策略监控和写作文本多维度评价中的应用[13]。刘明东，杨杰，喻小婵(2019)认为《量表》是英语教学、学习、测评的重要依据，在《量表》的观照下，小学英语写作教学需要在“规范、叙述、描述、编写”上下功夫[14]。王莺莺，孙志芬(2019)认为量表对于改革中的大学英语写作课程具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它为学习者的需求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维度，为教学目标的制定提供了直观的参考依据，有助于丰富大学英语教材和教法，完善大学英语评估体系[15]。张永霞(2022)以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为理论依据，以国才英语(中级)写作教学为例，构

建了基于量表五、六级水平的国才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并通过实验研究检验该模式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效果,发现基于量表的国才写作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帮助学生掌握和运用写作策略,激发学生的写作热情,并提高其写作水平[16]。以上研究表明《量表》对英语学习、教学及测试具有促进作用,但是此类研究多集中在理论的论述上,缺乏具体的实证研究。尤其关于如何在实际教学中利用《量表》来操作性的指导英语写作的研究严重不足,后续的研究需要在这方面做深入的探究。

3. 结论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阅读的基础上,就国内基于《量表》的英语书面表达研究进行研究综述,发现相关研究大致包括四类:英语书面表达能力量表的建设研究及构念界定研究,书面表达能力量表的效度验证研究、基于书面表达能力量表进行英语写作能力现状调查、书面表达能力量表与英语学习、教学及测试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刘建达.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与英语教学[J]. 外语界, 2019(3): 7-14.
- [2] 袁友芹, 田翠杰, 程宝乐, 陈欣亿, 马云飞. CEFR“对接”中国: 英语笔头输出能力描述语接口研究[J]. 外语测试与教学, 2017(2): 23-37.
- [3] 潘鸣威. 中国英语写作能力等级量表的典型写作活动构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文本类型视角[J]. 外语界, 2017(2): 37-43+52.
- [4] 邓杰, 邓华.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写作策略框架研究[J]. 外语界, 2017(2): 29-36.
- [5] 邹绍艳, 潘鸣威.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写作能力构念界定[J]. 当代外语研究, 2018(5): 62-72+109.
- [6] 刘建达, 彭川. 构建科学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J]. 外语界, 2017(2): 2-9.
- [7] 邓华, 邓杰, 张文星.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写作量表效度验证[J]. 外语界, 2021(5): 66-74.
- [8] 安维或, 吴媛. 基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高职学生英语写作能力调查研究[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7): 381-385.
- [9] 吕京. 基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高中学生英语写作能力调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 <https://doi.org/10.27230/d.cnki.gnmsu.2021.000126>
- [10] 万金香. 基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写作能力调查研究[J]. 中阿科技论坛(中英文), 2021(12): 121-123.
- [11] 刘建达.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与英语测评[J]. 中国考试, 2018(11): 1-6. <https://doi.org/10.19360/j.cnki.11-3303/g4.2018.11.001>
- [12] 刘建达.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与英语学习[J]. 中国外语, 2017, 14(6): 4-11. <https://doi.org/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7.06.002>
- [13] 何琼, 肖杨田. 探讨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以 CSE 写作力量表为例[J]. 外语测试与教学, 2019(4): 11-20.
- [14] 刘明东, 杨杰, 喻小婵. 基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小学英语写作教学[J].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2019, 19(3): 20-24+44.
- [15] 王莺莺, 孙志芬.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新航标[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9, 40(4): 154-156. <https://doi.org/10.16336/j.cnki.cn43-1459/z.2019.04.049>
- [16] 张永霞.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视域下的国才英语写作教学创新研究[J].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22(4): 137-141.